

創意獎 我渴望能不再渴望／謝欣耘



渴望一

「我夢想著有一個不用再搬的家。」
我用那種看似輕描淡寫的假裝凝望著遠處的眼神回答你。

從小到大，我搬了有二十幾次的家，這樣的數字幾乎跟我現在的年齡相同，台灣的北中南我幾乎都住過了，只差東部，於是不禁想，難道等我五十幾歲的時候，我也搬了五十幾次的家了嗎？

噢，我不希望會這樣。每搬一次家，我就會丟棄一些不重要的東西，卻也會不小心弄丟一些重要的東西。

具體的家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，我心裡的家也不斷改變著落腳處。有時候它落腳在媽媽身上，有時候落腳在我的玩具熊身上，有時候落腳在我畫的圖裡，但最大多數的時候，它落在不同的男孩身上。那些我愛過或愛過我的男孩身上。

我想這或許也是我最必須改變的事。只要心裡的家能不再依賴其他，我想我也就不用害怕具體的家不斷遷移了。只要心裡的那個家，有一天能是自己。只要有一天能夠自己就是自己的家。

「我不需要有一個不用再搬的家。」我用那種覺得自己可以變得更強壯的眼神回答自己。



渴望二

「妳一向看得很開不是嗎？就跟魚一樣。」

不懂這是冷笑話還是一種諷刺。

真看開就會覺得是冷笑話，假看開就會覺得是個諷刺。

這時刻真適合配上張惠妹的我無所謂當作背景音樂。

天知道其實我根本一點也不想當魚。



渴望三

我們爬上鐵杆跨過水塔到達了水泥砌的屋頂上，你點了一根菸，我坐了下來。

從屋頂看下去，彷彿整個城市的燈光都是我在統治的，星星不多，卻很安靜。上面的風吹起來特別舒服，我說。

你說你喜歡看那些大樓的窗戶裡透出的昏黃燈光，想像住在裡面的家庭正準備吃晚餐，或是正在裡面進行一些溫馨的活動。

「如果從窗戶裡看見了裸著上身大肚子的中年男子，通常是爸爸的角色吧！」我心裡如此這般附和著你說的那種想像。

我再也分辨不出，是有一天能和你一起變成了那些溫馨窗戶裡面的人比較幸福，還是能一直像這樣和你坐在屋頂上談論著這些無意義的話比較幸福。